

康子傳信錄

庚子傳信錄叙

支那庚子之亂。箸書紀事變者。曰拳匪記事。京津拳匪紀畧。西巡大事本末記。種種不可殫述。大抵龐雜而不得要領。吾友小山君。遊支那久。日接其都人士。得悉事變之顛末。箸錄一編。名曰庚子傳信錄。凡廢立之秘畫。與召亂民以排外之本謀。支那人忌諱而不敢斥言者。皆箸焉。誠信史也。或曰。庚子之變。榮祿實爲首謀。蓋以手握重兵之大臣。又最爲太后所親信。豈有發天下之大難而不與聞者。況武衛中軍。日與董軍協攻使館。此固其麾下親軍。豈有不奉將令而自往者乎。乃事變既平。禍首誅竄。榮獨以篤重邦交。彌縫禍亂。論功於朝。列國政府。或以陰有所規取。而相與利用而不言。史家執筆。將以信今而傳後。固當據實直書矣。今觀小山君之書。罪狀首禍諸人。獨不及榮。其猶苜蓿之缺憾乎。予既習聞是說。又三復小山君之書。於以歎奸雄藏身之固。而儒者箸書之難也。庚子之變。榮祿之惡。皆隱伏於無形者也。其可見者。惟以執政大臣。躬值大變。日以病請假而已。夫奸

庚子傳信錄叙

一



3 2173 4742 0

人舉事。權略最優者也。其深謀密畫。無論事之成敗得失。皆可以進退自得。而必不肯以絲毫瑕疵。授人爲口實。惟至無所得其瑕疵。乃真足以謂奸雄。而一時載筆之士。既求之事迹而不得。又未可以誅心之論。遽引爲實證。則姑還其事實。明審其簡默無爲。進退自得已耳。夫天下安有身總一國之大權。值非常之變動。而能簡默無爲者哉。其簡默無爲者。正其計畫一定。而無待張皇也。此古今觀人之要道。而史家箸錄之微旨也。今小山君之書。其於榮祿。若始終不與於變者。夫戊戌以來。幽其君而奉母后者何人。身值樞廷。手握武衛七軍者何人。乘輿出走。城下乞盟。卽膺全權者何人。而獨庚子夏秋三閱月之頃。則退閒無所事焉。此雖五尺童子。而知其必不然矣。事之所必不然。而小山君箸之。且是義也。惟讀小山君之書。而後知之。則是書之彰輝。何如哉。吾願持此以告天下之讀是書者。

大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二月松平直三郎叙

庚子傳信錄自叙

明治三十有三年。支那內亂。害及外人。戕我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而獨逸公使克林德亦遇害。列國使臣同時圍困。朝不保夕。於是英法露獨意奧美。與吾國會師。臨其都城。政府挾皇帝出走。餘黨瓦解。大學士李鴻章奉詔爲全權大臣。航海詣軍前乞和。鴻章請慶親王奕劻與俱。既逾年。和議成。列國旋師。皇帝還京。政府再建。是役也。動八國之師。支那亡而復存。識者以爲二十世紀東亞風潮之變象。世界競爭之發端也。方事之殷。列國命將出師。以兵力救一時之急。而預計後日軍事之結果。凡所爲處。分支那使之永絕。亂萌無致。後變因以保本邦之利益。致世界之和平者。莫不以改革其政府使之除舊布新爲善策也。乃今觀支那之政府。其執權行政之人。固猶是事變以前之執權行政者也。新政有名而無實。禍機潛伏而日深。噫。嘻。此豈列國當日所預計以處分支那之善策乎。而今乃環列熟視而無一言。其公使之親被圍攻。備嘗危險者。且日相與周旋於樽俎敦槃之間。其

列邦勢力不足。副其始念。乎抑外交政策。固有不。必執一而不變者也。天下之謀國者。惟利便是趨耳。今之筭支那政府者。既嘗躬造亂謀。身負罪狀。而各國又嘗倡言討罪。勒使退休。其得宴然而有今日者。固不知幾經諛媚干請。宛轉乞憐。列國乃不得已而後許之。是彼今日巍然於支那一國之上者。其進退固視列國喜怒一反手之間耳。榮進辱退之人。凡可以保權固位。百其道而無不爲。無所謂靳惜也。然則列國之於支那。政府方陰利其爲人。可惟吾意以指揮之。又安肯爲之改良。易美使之修內政。講外交。反爲國際之公敵哉。卽其政治腐敗。禍變旋生。亦支那之禍耳。支那之禍。列國之利也。徵之前事而皆然矣。此列國之處分支那。所以不惜變易其初策。而拱手坐視以待來日之變也。雖然。吾國與支那同洲同種。勢爲唇齒。誼共裳袍。而乃與遠西異族之人。同列並處。高踞於其間。坐待潰決之一日。而進分其一鱗。此凡有心人。宜如何痛哉。夫徒痛何益乎。逆止支那之亂萌。因以杜列國之競進。庶無愧善鄰之道耳。止亂之策。不一要。吾書生之所能爲者。

莫善乎。發明事理之是非。啓民愚而使之智。往者庚子之役。實生於是非之混淆。而支那禮制爲尊者諱。當日首謀。今猶政府。其必無敢舉當時實況。箸書以示其國人者矣。然則以破國大變。而舉國不知其由來。內則邪正忠奸之易位。外則迎拒引抵之失宜。以愚長亂。不旋踵間耳。余旣懷不忍卒痛之念。遊燕都歲餘。盡得庚子事變之本末。箸錄一冊。名曰庚子傳信錄。不敢自足於文。要無愧於信史。支那乎。吾四萬萬鄰友讀之。其亦可恍然於天下是非之公。凡人民之所以對國家。內國之。所以待外域。皆將得其道而善用之乎。則誠無負東海鱖生掬熱血以相向也。

大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小山秉信自叙

庚子傳信錄自叙

庚子傳信錄

義和拳者、起自嘉慶時、祖訓有嚴禁、犯者凌遲、戊戌八月、楊崇伊請 太后復出聽政、康有爲以言變法獲罪、所連坐甚多、逢迎干進者、皆以攻康有爲爲名、稍與齟齬、則目爲新黨、罪不測、張仲忻、黃桂鋆、密疏言 皇上得罪 祖宗當廢、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發也、已而康有爲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鴻章爲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馮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仇必報、會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譁然、經元善連名上書至數千人、載漪恐、使人諷各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慚憤、日夜謀所以報、而義和拳自山東浸淫八畿輔、衆以漸盛、遂圍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勦之、福同敗死、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尙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剛毅等復命、皆力言義民可恃、無他、遂焚鐵路、毀電線、至者數萬人、城中爲壇、場幾

徧、其神曰洪鈞老祖、黎山老母、來常以夜、有聲殷然、燎而祠之、距躍類巫覡、自謂能祝鎗駁不然、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人無敢不從者、以仇教爲名、斥上爲教主、太后與載漪謀欲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堅、匪黨出入禁中、日夜無期度、揚言當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龍謂上、二虎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也、

五月初十日、俄使上書言、亂民日益多、德法籍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方睦、逾二百年、義當告、總理衙門得書不敢上、俄使欲入見、乃封奏焉、亦不答、

十四日、以禮部尙書啓秀、工部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入總理衙門、而以載漪爲管理、

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詳遣兵殺之於道、裂其尸、太后大喜、

十七日、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數十百人爲羣、一僧爲

之長、

十八日、拳匪火順治門內教堂、又連燒他教堂甚衆、城門晝閉、京師大亂、連兩日、有旨拳匪作亂當勦、而匪勢愈熾、

二十日、焚正陽門四千餘家、京師官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是日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太后笑、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未知、宗社生靈置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開、殺使臣非公法、慷慨歔歔、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拳匪不可恃、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灃等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亂耳、今日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鉅痛深、效亦可觀矣、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

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叛回有功、以禦夷、當無敵、上曰、福祥驕難用、夷器利而兵精、非同之比、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福祥無賴、載漪語不遜、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載漪剛毅、遂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雪仇恥、聞者莫不痛心、詆爲妖孽、知其必亡、然畏 太后不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匪、却之歸、景澄幾死、敵兵援使館者、亦以衆少不得達、至落堡而還、

二十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有言和便者、今日廷論可盡爲 上分別言、上曰、夷非不可戰、顧中國積弱、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載漪曰、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今以爲亂欲誅之、人心一解、國誰與圖存、上曰、亂民皆烏合、夷兵利、能以血肉相搏乎、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爲兒戲、太后度載漪辨窮、戶部尙書立山以心計侍中用事、得 太后歡、太后乃問立山、立山曰、拳

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色變曰：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廷爭，是且與夷通，試遣立山退兵，夷必聽。立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夙不習夷，不足任。載漪詆立山漢奸抗辨。太后解之，罷朝，遂遣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告曰：無召兵，兵來則失好矣。

二十二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載漪請攻使館。太后許之，聯元亟言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雞犬皆盡矣。載瀾曰：聯元貳於夷，當殺。太后大怒，命立斬之。會左右救之而止。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絀兵單，衆寡強弱之勢，旣已不侔，一旦開釁，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若所言，吾皆習聞之，若能前去令夷兵母入城，否者且斬若。文韶不敢辨。上持許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太后陽慰解之，景澄奉上衣袂痛哭。太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不懌而罷。太后意旣決，載漪載勳載瀛載瀾剛毅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

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 詔褒拳匪爲義民、予內帑銀十萬兩、載漪卽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禁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搃搃並起而言滅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煙燄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慘酷無人理、而 太后方日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慰勞有加焉、士大夫譎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爲奇貨、候補知府曾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含璧輿綯何異、則下策也、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父君、殆二千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御史陳嘉言自言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當自滅、曾廉王龍文彭清、蔡吳國鏞及御史劉家模又先後上書、謂義民所之、秋毫無犯、宜令按戶搜殺、

以絕亂源、刑部郎中左紹佐請斬郭嵩燾、丁日昌尸以謝天下、戶部主事萬秉鑑至謂曾國藩在天津殺十六人償豐大業命、損國體而啓戎心、請議卹、戶部侍郎長麟久廢、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釋前憾而用之、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設壇焉、謂之保護、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于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不聽、遂派載勳、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載漪、曜慶恒亦不能庇也、戶部尙書立山候補侍郎胡燏棻侍讀學士黃思永通水道沈能虎、拳匪欲殺之、燏棻走、沈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下獄、其罪則神語也、曰通夷、殺遊擊王燮、醜之、翰

林院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兵部主事楊滂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

二十三日、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輦而先、載漪伺於道、令所部虎神營殺之、後者皆反、徐桐崇綺聞之皆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衛中軍圍攻交民巷、欲盡殺諸使臣、砲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夷兵纔四百、攻之逾月、董軍武衛軍死者無慮三千人、拳匪亦少有傷亡、不敢復進、趨戰、而剛毅趙舒翹方坐城樓、張羽旗、剛毅曰、使館破、夷人無種矣、天下自是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悖逆喜事之徒、雲合而響應、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盡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廟、幸總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義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聖明、公以身報國、盡除秕政、與海內更新、亦難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於公見之矣、剛毅大喜、自行酒屬舒翹曰、展如知我、方是時董軍武衛軍因緣刼殺、貝子溥倫大學士

孫家鼎徐桐工部尙書陳學棻內閣學士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寺卿陳邦瑞皆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舍數里內焚掠皆空使館故用塞門泥爲垣不能破也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曾廉王龍文請引玉泉水灌之御史彭述謂砲不然其術固驗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普法本妖人余蠻子以攻剽爲羣盜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而漢有心疾朱祖謀請毋攻使館不報曾廉聞之曰祖謀可斬也御史蔣式芬亦請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拳匪旣不得志於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庫教堂剛毅帕首鞭刀請督戰拳匪死者數百人剛毅跳而免其後崇綺又三往攻之訖不能入而載漪爲匪黨論功除武功爵者數十人賞賚無虛日車騎服色擬於乘輿至自稱九千歲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

二十五日下 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沖草也以法領事杜士蘭索大沽礮台爲

辭其實礮台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營官封應鼎手然礮傷英兵艦一、而兵大至、遂陷、提督羅榮光走天津、久之仰藥死、而裕祿方報大捷、太后及載漪等皆喜、犒賜將卒有差、白金十萬兩、時有詔徵兵、海內騷然、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徐桐崇綺奕劻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語、桐以暮年用事、尤驕橫、

六月初四日、遺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裕祿亦盛言拳民敢戰、連敗夷、夷甚懼、初、敵兵攻西沽、聶士成棄不守、其鄉人移書責之、士成笑曰、豈怯我耶、遂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先是士成得旨勦拳匪、已而朝議大變、士成不自安、至以身殉、君子悲其志焉、士成死、馬玉崑代之、

十三日、以李鴻章爲直隸總督、辭不至、

十五日、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燕不主義民故也、而雍事之謹、又盡殺西教士之在保定者、

十八日、馬玉崑敗於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夷方蹙、行且求和矣、不知桂題在山東、不得至天津也、

十九日、貴州提督梅東益免官、東益勦拳匪滄州、殺三千餘人、河水盡赤、裕祿甚之、東益坐是罷、

二十一日、崇綺授戶部尚書、綺之再出也、與徐桐比而言廢立、以是得 太后歡、恩眷與桐等、

二十二日、有 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得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 太后強起之、

二十七日、以余虎恩爲喀什噶爾提督、虎恩貪而好色、多大言、納賄於榮祿將五營、虎恩故善董福祥、福祥之攻使館也、 太后問之、曰五日必克、已而言不讎、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見寧壽宮、語移日、李秉衡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以李鴻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不與知也、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

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

七月初四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色獨喜、徐桐曰、是死且有罪、王龍文亦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既屢有殺傷、教民亦結羣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白蓮教、以與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哀不忍聞、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觀者數千人、莫不頓足歎息其冤、彭述獨曰、此亂民也、不殺之、禍且不測、問之、則曰飛刀嘗及其屋云、

十一日、北倉失、裕祿自戕死、敵方得天津、晝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炸礮居前、更番迭擊、玉崑散萬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礮發而三百人者

皆死，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至楊村，不復能軍矣。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誅袁許，無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時以停攻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齋西瓜問遣之，而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覆書甚嫚，彭述請俟其出，張旗幟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恠夷，聞者皆笑。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長，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謂之八寶。

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隴，死者十五六，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從秉衡入軍，廷相諛附拳匪比於連文冲鮑琪豹，而鬪茸過之，載濂剛毅聯名奏，廷相屬草焉，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礮聲一軍皆潰，秉衡走通州。

十六日，載濂請斬榮祿王文韶，自北倉之敗，又圍攻使館，董福祥余虎恩武衛軍

虎神營神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

十七日，通州失，秉衡死之。秉衡由承尉起家至開府，負清名三十年，及死，而人無惜之者。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斬，用儀尸橫道，二日無收者。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辭性惛，無左證，又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恆、那桐，會城破而免。

十八日，御醫姚寶生下獄，載漪將行大事，寶生洩之，欲殺以滅口，城破，與龔照璽、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賴，寧不能相救耶？」廷臣愕然，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李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爭也。」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遂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使館，約明日遣大臣來以食時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

十九日，敵兵自通州踰時而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暮北風急，礮聲震天，風雨皆止。

二十日黎明城破，敵兵自廣渠門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福祥起降人爲大將，太后倚信之，寢驕不可制，榮祿嘗召諸將飲，福祥上坐，酒酣，福祥奏語於榮祿曰：仲華，榮祿默然不樂，罷酒，彭述嘗言福祥有威名，敢戰，夷人憚之，請大用，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灃以下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內人皆竄出，知城破而走。

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泣而出，上及后皆單袷隨之，至西華門外乘鷹車，從者載漪溥傷載勳載瀾剛毅，妃主宮人皆委之而去，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刦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京師盛時，居人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

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 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上及 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寒求臥具不得，村婦布被進，濯猶未乾，甘肅布政使岑春煊自昌平來見，太后對之泣，春煊故以勤王兵往察哈爾防俄，未至而國破，貫市李氏者，富商也，從取千金，易輿轎而行。

二十二日，至岔道，延慶州知州秦奎良進食，從者不能徧也，奎良懼，太后慰遣之，是日徐桐死，桐自名正學，每朝奏事，太后至改容禮之，自戊戌以後，天下事大抵皆決於桐，然康有爲盛時，桐不敢言也。

二十三日，太后易秦奎良轎，暮至懷來，縣令吳永供張甚辦，左右皆有餽遺，時塞外嚴寒，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擢永道員，前主置頓，王文韶趙舒翹至。

二十四日，上及后皆易轎，駐沙城。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二日發行

(定價金拾錢)

著述人 小山秉信

發行所 嵩雲書社
東京五番地
期町

印刷者 井木活版所
東京神作區
貯二十番地
通

庚子傳信錄

